

陈毅文学传记之十二

霜重色愈浓



铁竹伟 著

陈毅文学传记之十二

霜重色愈浓

铁竹伟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陈毅文学传记之十二

霜重色愈浓

铁竹伟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
七二一四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·印张10 $\frac{1}{2}$ ·插页6·字数233,000

1986年6月第一版·1986年6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49,5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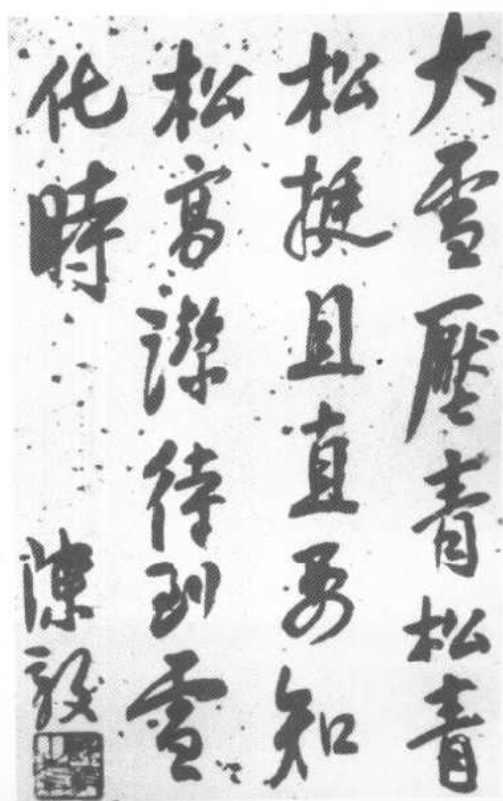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10137·153 定价2.00元



“文革”初期的陈毅同志。



一九六六年，
陈毅同志在北京。



陈毅同志诗词手迹。

一九七〇年，陈毅同志在石家庄。

一九七一年一月，陈毅同志做了肠癌切除手术，稍愈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。这是会后和张茜同志合影。





一九七一年
夏，离家三年的陈
小鲁第一次探亲。
这是当时全家合影
（吴苏在外地）。



一九七一年七
月下旬，接受化疗
后的陈毅同志在北
戴河休息，仍然坚
持孜孜不倦地学习
和工作。

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，陈毅同志七十寿辰，他与聂荣臻同志在北戴河特意着军服留影。

一九七一年“九·一三”事件后，陈毅同志抱病投入战斗，在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，揭发批判了林彪的反党罪行。

这是陈毅同志和他的医生在一起。



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，陈毅同志与世长辞。这是陈毅同志的遗像及鲜红党旗复盖下的骨灰盒。



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，毛泽东同志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，并向张茜同志致亲切慰问。





周恩来
同志向张茜
同志亲切慰
问。

陈毅追
悼会的现场。





宋庆龄副主席向张茜同志亲切慰问。



叶剑英同志向张茜同志亲切慰问。

序 言

王 震

陈毅同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投身中国革命，不久即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名将。全国解放后，他领导建设新上海；接着，在外交战线上叱咤风云，成为二十世纪国际上杰出的政治家、外交家。在陈毅同志光辉的一生中，这些无疑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。但是，他还有着更加显赫的一页，这就是他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辉煌业绩。

我有幸在“文化大革命”这艰辛的年代较多地接触到陈毅同志。我听到他说过：“如果我乖乖的不说话，在中南海是住得下去的。”“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，我要说话！”

在中国革命的多次危急关头和转折时期，陈毅同志坚定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，与敌人战斗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而在十年内乱中，陈毅同志又一次站到斗争的最前线，忠诚地、英勇地捍卫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，捍卫党的“八大”制定的正确路线，这是更加难能可贵的，值得我们大家铭记和学习。

这本书搜集了大量的材料，把“文革”中的陈毅同志写得栩栩如生，气势磅礴。对周总理、老师们和其他同志的描述也都动人。写的虽是惨遭浩劫，但充满着浩然正气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，读着使人沉思、振奋。尤其是对陈毅同志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为党为国直言无讳的精神，写得比较突出和生动。

我们战斗的共产党需要这种精神。

我们改革的时代需要这种精神。

我推荐这本书的用意主要在此。

一九八五年一月八日

目 次

序 言	王 震
序 章	(1)
第 一 章 工作组是中央派的，我投的是赞成票	(11)
第 二 章 我就是顽强地表现自己，并企图影响运动	(34)
第 三 章 只要我不吭气，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	(60)
第 四 章 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.....	(83)
第 五 章 我以犯错误比你们多的资格向你们讲话	(116)
第 六 章 周总理对我的指示：“陈毅不要讲话！”	(136)
第 七 章 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，我不愿当这个 “干净”.....	(156)
第 八 章 我是右派还是左派，历史最终会弄清楚	(188)

第九章	我坚持我的看法。这个观点一定要报 给毛主席.....	(217)
第十章	说我讲了要跟陈伯达战斗在一起， 那是造谣.....	(238)
第十一章	我七十一岁，又得大病，但雄心壮志犹存	(261)
第十二章	一直向前.....战胜敌人.....	(282)
第十三章	最后是追悼会，当然是别人开，自己 不能参加了.....	(312)
代后记	向二百二十四位老师致军礼.....	(324)

序 章

本书的任务，本来只是报告陈毅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——亦即他一生中最后一个阶段所发生的种种故事，然而在开篇，作者却不能不把镜头拉回几年。因为这期间有几件事情，是想了解“文化大革命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陈毅的人所不应遗漏的。

第一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一年三月，也就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，继而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之后，在一九六二年“七千人大会”上毛泽东做自我批评之前。三月二十二日，在中南海的紫光阁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，有一位居然坐在蒙着白台布的会议桌子后面说：

“不仅过去的时代有局限性，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局限性。封建阶级有局限性，资产阶级有局限性，无产阶级也有局限性。我们只能尽量做我们这一代所能够做到的事，不是说一切事情我们都能够做。……今天，在农业方面，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，刮共产风，犯了错误……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的时代去解决问题，否则就要犯错误。”

听众的神情顿时紧张起来。百十来人的会场上，只有钢笔在本子上疾速划动的沙沙声。自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

来，人们什么时候听到过这种论调啊！

讲话的人却很从容。他今年快满六十岁，可是精神矍铄、健旺，额头高高的，满面红光。他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、军委副主席陈毅元帅。

这次文化人的聚会，正是由陈毅提议召集的。

那时候，在全党开展的“反右倾”斗争，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，在意识形态领域，则对一些文艺作品、学术观点和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、过火的政治批判，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、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“左”的偏差。对文艺创作粗暴干涉的现象相当严重。

陈毅有不少文化界的朋友。他们曾向他述说自己的苦衷。有些单位的领导，自己的文章都没写通，却随便去改人家的文章，把通的改成不通。还有些单位的领导，一味要剧作家跟形势，为政治运动写戏，还要求写出戏剧冲突，写出矛盾。剧本一拿出，只要出现有缺点的领导或对现实中落后面的批评，马上有人“对号入座”，顷刻之间，“反党”、“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”的大帽子从天而降。报纸杂志上点名批判、围攻，继而被“拔白旗”、受处分，甚至开除公职，送往劳改……弄得作家们终日惶惶然。有的作家转而去写历史剧，无奈写历史剧也不太平。一次，陈毅应邀观看新编京剧《宝莲灯》。名噪几世的《二堂放子》一场，无论唱腔、作派都堪称一绝，陈毅十分爱看。不料，戏至尾声仍不见这场戏出现。编剧一旁苦笑着解释：为了体现“群众路线”，他已奉命删去了“二堂放子”一场。陈毅真想骂人！干脆让神话里的人物也读《资本论》，岂不更革命吗！我们的天下，这样搞下去，正如毛泽东所说，